

阪谷  
素評  
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六

和12  
206  
6



和子  
門  
號  
卷



第五卷末進至文  
公十四年而此卷

復退自信公三十  
年起叙次可疑姑

依舊  
左晉侯秦伯圍鄭

鄭燭之武夜絕而  
出說秦伯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楊孫成之乃

選子犯請擊之晉  
侯曰不可云云亦

去之  
自異者而言之則

萬人萬情自同者

評註東萊博議卷之六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晉侯秦伯圍鄭

信公三十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

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

而為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

為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

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

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其恩

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大隈信常

氏等

東萊先生正氏博議

卷六



而言之則萬人無  
二情是宜深思也

反覆曲折節節提  
明人情看破徹底

萬流赴一壑

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己之忠人與己無二情也人  
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  
然為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  
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為之矯者怠激者衰則  
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  
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為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  
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  
過親者必疎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  
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  
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撥厥本  
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為疋為瘠為

納亡公子用亡大  
夫其傑出者又厚  
待之春秋間自然  
風習而方今歐洲  
各國亦然且互納  
國事犯人以為公  
法吾邦封建之際  
亦自有其風是蓋  
古今情勢之所同  
也  
此篇假秦穆示學

僵為殍呂卻之難使無秦穆則為灰為燼為煙為埃  
始拔之於疋瘠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  
使曩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  
自冕及躬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  
之報在秦穆既為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  
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  
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  
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為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  
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  
鄭之圍而成於殺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  
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



者以人情之常不可有加故立論如此其實秦穆假風習以博譽望晉文假風習以逞權略交際如親而所爭在私利其恩其怨與君子久敬之意遠矣穆當以英雄權變論之而已

花開花落每歲一

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狗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成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為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為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為怨尤可責也以恩為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濡根莖苗節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

律而每歲常新是博議筆法也

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為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為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諫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犒師且使

秦穆出師襲鄭 僖公三十二年 ○秦師過周北門 僖公三十二年 秦使孟明為政 文公元年 晉秦戰彭衙 復用孟明 文公二年 秦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



遷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晉人敗秦師于殽，獲三帥，既歸之，秦伯不罪，復使孟明為政，文二年，孟明視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忱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芽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

以是哉以上取秦鄭以證起句秦穆以下又取秦晉以證起句起二句血脉震蕩如雙龍爭下秦穆五句承上起

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殽之敗也。殽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為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荆州之師也。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



為堯舜則知利之私者為害利之大者  
 一轉難容迂餘垂教亦深  
 身心家國安全之道唯一日善入善之道唯一日悔歐州刑法欲廢死要在使之可悔而教法之重懺悔意亦最在乎此但釋氏悔後作用竟歸寂滅故不可

恐人分其利後則欲已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懲殺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敗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敗齊有鞏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數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

左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州田君子曰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

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公僖  
三十三年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昭公三年  
 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昭公五年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昭公七年 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昭公十五年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



昭公如晉自郊勞  
至于贈賂無失禮  
晉侯稱之女叔齊  
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昭公如楚鄭  
伯勞于師之梁孟  
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  
勞歸講學不倦將  
死使其二子師事  
仲尼子大叔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  
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  
云云

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大叔之對簡  
子既皆以為儀而不以為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  
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  
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  
女叔齊子大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  
齊子大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大叔之  
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大叔尚識  
其為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為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  
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  
升降裼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掃灑應對與存  
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析禮與儀為兩物者也禮

漆桶掃帚遺失全  
象此是論理分析  
陷為支離者呂公  
為學者之意厚矣  
抑吞棗漫漶口稱  
至理精義而事失  
進步實用亦漢學  
之弊習余於此篇  
不謂不然又不肯  
謂然也

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  
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  
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  
言隨言而足曷嘗聞指一物而為禮又指一物而為  
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亾此臧文仲之  
論所以不數數然為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  
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  
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為禮之極而  
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大叔不得已而  
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  
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



行之存乎人論之亦當以其人持守膠柱豈得其實之道哉  
攻字義異集注

舉孔孟証文仲點裝華麗

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大。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大。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而。孟。子。則。攻。之。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于。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大。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願。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願。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如。女。叔。齊。子。大。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

就數條間忽獨翻伯石冷喝便一顧呼二叔妙

左晉狼暉為戎右先軫黜之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處曰吾與女為難暉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為。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尚。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大。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暉死秦師文公二年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眾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眾譽之外是文毀為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為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暉之死左氏之所譽也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見唾於眾人其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先軫亦死於狄魏叔子曰曠非元帥故其死賢於軫其言當矣入題後若揚若抑展拓頓折以歸吾故曰之句然後發然曠烈士也一段呂公蓋示學者以行文運轉之道然而敷衍冗長之弊亦不可不防也

抉其隱發其匿障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曠為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曠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怨於私讐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曠在所以毀不在所譽何也曠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曠過也同於為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先軫黜狼曠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忿而殺陽處父狼曠則移其忿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狼則知狼曠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

不怒於上而死於敵以不損其名譽為主志我元龜天正間勇士概如狼曠名譽二字實品行大堤防其難唯在過不及之間王元美曰將責狼曠先許其烈

之無溫而視狼曠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曠則可嘉君子之待狼曠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伐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孰肯如曠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曠死敵以愧人則為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且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盍獎其死敵之功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揚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曠當恕而不當嚴也然曠烈士也回犯上之氣



韓文送文暢序曰  
夫文暢浮屠也然  
暉之一句自此來  
可謂能發遺響

黃之宋曰文字舒  
徐容與而意新奇  
哀公十一年郊之  
戰冉有用矛於齊

而為狗國之勇雖未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待  
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  
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為  
侮闊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為疎苟以待  
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  
暉之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暉雖往矣  
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  
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  
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  
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讐齊顏回之  
後至不為懼匡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曾子之避寇

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

止字自大學拈來  
異樣發揮  
高揭聖語向心頭  
著又暉亦辟易焉  
然以此為口實不  
顧名譽則必陷為  
無耻之徒不可不  
思耳

頓筆有聲掀鬚風  
概可想

不為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暉前日為右死敵  
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  
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  
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  
偉勁厲外為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懣怨恨  
之所集也當暉赴敵之時忿懣怨恨交衝競起含毒  
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  
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為  
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吾之所以為吾者如何  
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暉樂聞吾之  
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左秦伯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譬喻之妙使人怡然心解東坡先生亦避三舍

一篇精神注懼字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四年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為之懼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既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眩瞽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如商臣之弑父有如蔡般之弑父此

先揭弑逆續以滅國言有次序所以明滅國之為大禍

孫月華曰典雅似國語

所謂枝辭而如此則不為枝辭可知文字能使意震蕩則長短皆可不然則漫然布辭短亦不足取也

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既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強暴之所陵滅係其君俘其臣墟其宮遷其社尸其木埋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



東坡先生詩集卷六

是易乾之九四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之意未  
一轉推進向飛龍  
在天之地位然非  
秦穆輩所及特以  
表學者之目的

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  
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  
外豈能深見可懼之慎省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  
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敬函一悔  
之後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前日之所謗者今皆  
可漸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眾人熟  
寢之時目眩於眾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  
之羣臣以為過而穆公猶以為不足也穆公信能照  
此懼心而著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  
一警則政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  
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

霸耶

隨會能賤而有恥文公十三年

以年次則此篇不  
宜在此姑從舊  
左晉人患秦之用  
士會卻成子曰隨  
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  
也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蘧蔎能俯而不能仰  
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  
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  
不可賤者蘧蔎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  
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  
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為疾而  
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  
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狷介  
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

東坡先生詩集卷六



莊子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杜詩純朴憶大庭舊唐書武承嗣傳尊盧大庭云云皆古代君主之稱與驪連氏赫胥氏相列者列仙傳有浮丘公神仙傳有洪崖先生郭璞詩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閑曠夢寐於大庭尊盧之上周旋於浮邱洪厓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穰叢劇之場投之於迫急顛頓之地則艱然駭怵然懼雖輿臺皂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斬悔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為今日之卑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蓬蔕之所為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為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卻成子能賤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

此篇所以有作在治世疾讀者宜注眼於末段

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焚焚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鐘鼎而安草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污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為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凜然於冒沒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湧溢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

反覆形容文彩可喜亦似隨會

中庸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者是隨武子所以無赫赫



之功而為第一流

主意却在此一轉  
後漢馬援字文淵  
評公孫述曰修飾  
邊幅如偶人形又  
曰子陽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後謂  
梁松竇固曰凡人  
富貴當使可復賤  
也如卿等欲不可  
復賤吾高堅自持  
勉思鄙言

左晉陽處父聘于

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  
有以也哉抑嘗深味郤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  
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  
禁門訐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  
豈不知為可恥者其所以忍愧負辱徘徊而不敢發  
者正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  
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  
心悸而神泣况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  
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譙責耶  
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論終之

甯嬴從陽處父  
五年

衛反過甯甯嬴從  
之及温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  
書曰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没乎天為剛  
德猶不干時况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也犯而  
聚怨不可以定身  
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  
茅鹿門曰起語雋  
永有味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  
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  
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  
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  
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  
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  
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究也至書  
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  
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  
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  
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

更定元正

卷六



音調通似東坡

彭家屏曰書之稱  
舜曰温恭允塞言  
其和粹然形於外  
而誠實積於中也  
又詩之稱申伯曰  
柔嘉稱衛文曰塞  
淵可知聖賢之所  
尚其旨同矣反是  
而剛以自張華而  
鮮實本之不修未

勇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  
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遽棄其  
妻子躡屣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  
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  
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  
能留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  
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甯嬴之  
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  
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  
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  
露於眾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

將焉救怙氣者召  
殃清言者賈亂覆  
轍相踵如出一途  
卓哉甯子之言  
左成公十五年晉  
三卻害伯宗譖而  
殺之初伯宗每朝  
其妻必戒之曰盜  
惡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

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  
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  
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虛華  
而忘實味是豈為腹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  
以乍喜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捨處父  
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是甯嬴棄處  
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之華於顛顛  
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  
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  
知幾賢乎哉

左邾文公卜遷于

邾文公遷於繹  
文公十三年

東萊先生左氏傳義

卷六



釋史曰：利于民而不利於君，邪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非為？邪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也。民苟利矣，遷也。古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魏禧曰：邾文之言，達識明論，千古可師。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追。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囂、淫、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闕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汝謂必凶，我

武王以往，凶日出師。漢明帝，蠲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呂才刊定，才為之叙，叙中舉辰日不可哭泣。荒爾對帛客之俗，習駁之。

此篇以首數行為頭，以下至危矣哉。

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囂、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囂、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囂、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眾，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幸于一勝，危矣哉！善夫左



駁巫心者是一脚  
善夫以下至未明  
左氏之論是一脚  
分明一頭兩脚踏

卓見高識分析明  
快能自得于數行  
間則秦鏡在吾胸  
間萬怪不能遁隱

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瞽史以為不利文  
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  
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  
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  
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為吾說之  
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為吾說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  
是驗。布算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  
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  
死生之正命。囂淫妖祥之邪說。判為二途。邈不相涉。  
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為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  
之既死。指以為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

事固不可不驗而  
先明理以與事相  
照明事以益知理  
之所存。所謂知命  
者如此耳。

左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戚。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  
士。盡其家貸於公。

死指以為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  
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  
合理本不然。違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  
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  
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  
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  
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為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文公十四年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為根極。然固有似而實  
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  
隄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



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弑舍映小孔風聲見莊子則陽篇

韓退之徐偃王碑藩拔級夷庭木禿缺方今新聞紙上竊盜殺傷擬自見處

如映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閒之可入闢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抑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竄隄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姦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姦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拔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

生古來豪傑惑色亦皆自見上來呂公引喻常自人情說來故妙然是就防賊而立言耳至學者自修之道則曰非禮勿視

驟一字為鍊案商人亦噤口不能辨

生姦與防姦是篇

子商人殺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子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驟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



首自治名似而實非之分別東坡所謂聖人不待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意亦如此蓋自治字宜分內治外治而看

君主專權其責重大如此如此而欲常有賢主勝此任亦無理之事不若君民分權之公而

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蠹憂風則不可以隄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有己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己之生姦而反尤姦之攻己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無元惡大慙發釁端於無釁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萬物盈于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為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為物所陷是亦君陷之

安也

左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般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商般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父景公  
古今來人主亦孰不欲知人特因適

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文公十四年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相雖有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而古今之邊閫未嘗無將苟持必不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



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故其心焦然無寧反自招衰亂然則如何曰公公如之何曰定國憲取眾議是萬世不朽之公萬世不朽之安寧

與人日新即是公即是安寧

呂公本意論人主憊一時誤用人而猜疑畏怯更為小

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鬪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况於罹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盡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為

人之所欺其心有憾於其時非為楚莊二子也

推下取喻是呂公妙處

莊王立子孔藩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子儀鬪克也

案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克燮之變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此理亦不可不知

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嘗笞之僕不可荷囊橐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礎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閔大博碩震耀彝鼎者代不乏人盍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况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



明者不疑，疑則生於不明，不明而自惑，故揣摩臆度如醉客之步暗徑。

抑愚者痴人，漠然不揣摩臆度者，是則不足論也。

左魯子叔姬妃齊

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號為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鉤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賈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母厭昏爾欲巧母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公十四年

○季文子如晉

文公十五年

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卒，公子商人弑舍立。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叔姬。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卻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于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邱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者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



人來歸子叔姬王  
故也  
吾請云云嚴然史  
乘上大審院

歐陽修曰事出於  
久遠而傳乎二說  
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捨君子而從聖  
人又曰學者寧捨  
經而從傳不信孔  
子而信三子甚哉  
其惑也呂公意亦  
如此

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牒其氏族爵位  
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鞠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  
臣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  
未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  
氏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  
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  
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  
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  
葬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  
周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  
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輩挾柔溺豹婦意如之類不

文中前後所引皆  
闕素讀本春秋檢  
出容易故不注

口吻自歐陽春秋  
論來更覺變絕

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  
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肝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  
老叔弓叔誼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  
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穀  
之說以單伯為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  
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為一  
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  
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  
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  
為孔子何以為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

東坡先生五傳義  
卷之六  
二十一



東坡先生詩集

以下二辨更補上文  
文鏞隙文氣豐鬱  
又自歐拔來

出卷下  
閣下  
文中

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郵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

自起首提來雙開  
闔關道勁透跌

左宋華耦來盟其  
官皆從之公與之  
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于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  
承其祀其敢辱君  
請承命於亞旅魯  
人以為敏  
待天下云云王元

膚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資沒身之恨乎肆於整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文公十五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雖至與至邈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

東坡先生詩集

卷六

二十二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六

美曰兩語已是左氏罪案

桓公二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夫子自信又不輕人如此

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况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華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銜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

證以夫子左氏汗浹背不啻也文章引證宜如此也

以下二答發明餘意同前篇

同生日本而互相輕者可以深省

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之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閔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閔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夫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六

二十三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六

自我而推及彼四海亦兄弟豈可夜郎自大而輕人乎哉

左穆伯公孫敖之從己氏也生二子於莒穆伯卒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

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眾不可概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懈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公十五年

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二子皆死于寇

危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使倨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六



立為天子為國君  
則伯叔父及兄皆  
為之臣蓋當時侯  
國卿大夫之家無  
位於朝者皆臣之  
而魯三家之僭雖  
獻子亦不悟其非  
也抑此事非一王  
郡縣之世則未易  
論也

展拓垂戒深矣

之言及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  
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  
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  
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  
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  
下雖牧圉阜隸甚懸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  
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  
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  
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  
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  
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

汨陳在洪範言亂  
其陳列也

淺近之義反失之  
不注豈獨讀書  
而已哉

左齊侯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遂  
伐曹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齊侯其  
不免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

畫基布派別羅列胸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  
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於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  
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燄之能移人哉然  
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悟二子之為  
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况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  
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  
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聳牙  
撐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  
路之言罅閱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



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甲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非能在矣

史記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案論固正大矣然自事實上觀之後世取守判然其何以救之

特為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莊子有惠施鄧陵子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于簡冊之內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以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辯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眾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郭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

所謂故府贖近在左傳

雖不一大要皆為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蘊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

自人情上着筆故常言切而意明



又自人情描出文子語氣，所謂聽道路之言之意。

一結變然揭法律原理，抑建成元吉得時，則煬帝再出唐亦必為隋，而如太宗則固不可然。

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寢遠，論寢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為六籍語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正緣此義手戕，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策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祛篋探囊而揖遜。

則奈之何，曰處之唯有君民同權而已，君民同權必無此爭。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棄人率百濮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棄與百。

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文公十年

豐歎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歎于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亾者也。是故天時雖歎，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歎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輿台隸人莫不氣吞，缺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



濮謂我饑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  
師必懼而歸百濮  
離居將各走其邑  
誰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次于句瀝使  
廬戡黎侵庸庸人  
囚于揚窓三宿而  
逸師叔謀驕之七  
遇皆北庸人不設  
備楚子乘駟會師  
于臨品子越子貝  
分伐庸秦人巴人  
羣蠻從楚遂滅庸

之正如蚊蚤僕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  
仰視庸濮豈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  
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與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  
者弱雖封疆與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為賈之言  
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  
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  
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為賈未謀  
也則楚以強為弱為賈既謀也則楚以歎為豐無其  
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輝饋  
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  
是役有廬戡黎之兵有子揚窓之謀有師叔之謀有

前極口贊揚假或  
問一抑更論發其  
義文格雄傑  
內有無數為賈而  
不用外不啻沮弁  
異參勃方且殺之  
是南宋之勢也其  
機唯在朝廷明決  
呂公感慨可知已  
又案此篇論為賈  
或為李綱而發未  
數句則公平生之  
策

子越子貝之旅合眾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專為賈  
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  
動雲飛川決雖焦僥戚施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  
會故回大勢號為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  
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邳彤以決河北  
之留則弁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  
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弁異  
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為賈之一言退自  
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  
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  
言於庭扶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



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注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中略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

井有餘潤圃者不為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趨鴈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且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

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周極將悉敵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晉人屈服呂公議論不自心上則自情上斷之

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遺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



以道所以文有味

壞館襄公三十一年登碑昭公十八年爭承昭公十三年問後同十九年駟偃之後勇法問貫以禮一字是子產秘方大之而歐米各國小之而鄰里婢僕交際之要理總在此中

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歸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埠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為慢晉抑不知為晉楚謀者

一轉冷然鏡花水月

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牒不至於府晏然靖謐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左齊懿公之為公

邴歃閻職弑齊懿公

子也與邴歃之父爭田非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獸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駟乘二人謀弑懿公歸舍爵而行注飲酒訖乃去言無巧畏也我負人云云魏武帝語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讐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



東晉王敦反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

於無可論中摘出新意受題作文此術最不可缺

熱質入切莊子田子方篇熱然似非人注不動貌

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輒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職之妻則邴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驚暴熱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歆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讐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

劉宋太子劭弑其父文帝

此吾之吾結尾吾特之吾相對文自為兩截

商人商臣皆不及王莽階場抑亦其

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獍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商人待歆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竊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邱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



亞歟

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左文公二妃敬嬴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文公十年

生宣公敬嬴，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

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此機不可失，而非有騰略者，不能濟。其殺身亦經於溝瀆之類，不足取。呂公特憐其愚而取其心，假以戒當大事者。

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翦荆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沈隱之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况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為備。意者惠伯沈浮媵阿，無狗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狗國之志者，誣也。有狗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窟魚，如解縉鷹，靡容畧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



此時齊侯為惠公  
元善避其弟懿公  
商人之禍讓之然  
亦不能討其凶逆  
則畢竟庸主故以  
新立受襄仲之請  
視其出如鷄豚任  
人宰割是亦一惠  
伯也已

僑如見成公十六  
年傳

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  
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  
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  
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  
翻然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  
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墮救患  
之名，而取党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倘如前所陳  
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  
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  
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  
朝侮而僑如夕走，惠伯誠能厚結齊權，以孤襄仲之

辭采奕奕射人

龜玉之毀論語季  
氏篇  
一筆點晴

左莒紀公生太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  
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于國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  
寶玉來奔納諸宣

援吾見臨菑之獯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  
為乃殞身阜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  
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  
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襄仲轉敗為成，可附  
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  
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  
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  
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  
陛甚高，扃鑰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



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  
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季文子使大史  
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弗敢失隊曰見  
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  
父矣則其忠信則

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  
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  
三歎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  
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十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文子  
之富強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  
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  
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  
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殺君  
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  
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  
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

竊寶玉云云  
文公十八年公薨  
襄仲殺太子惡及  
視而立宣公  
索仲即曰古今竊  
臣竊權莫不奉此  
為妙術伯恭胷中  
筆下固凜凜自具  
一春秋矣

唐姚崇與張說惡  
畏後禍遺命請碑  
文速建說悔不及  
檀子下篇瀕柳曰  
天子諸侯設撥三  
臣者設撥竊禮之

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  
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  
為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  
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  
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  
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  
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  
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莫有  
辨其為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  
崇可以算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尚能  
欺千百載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



不中者也注撥縛也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曼卿笑曰此得吾鹿也

文辭欺人者李斯王安石等代不乏其人而史克為之首

鷹鷂反擊史克粉

撥之類狠縱之跡若泥中之鬪獸蓋得文子之麤者也吾詳攷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類能無泄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裨闔箱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弒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鷂於襄仲

齋

左文公十六年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攻出武穆之族故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襄公十四年晉范鞅奔秦語曰樂鸞

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宣公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宣公三年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於虞以盈之材而亡於晉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人亾而震不亾骨朽



法虐已甚猶可以免。鬻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鬻之怨實章。禍將於是乎在。二十三年。晉殺盈。初代那波翁之抑制好戰而盛說自主自由之佛民。至今思之。弗措。萬國同情可知已。

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况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折焉楛焉。則怨。斲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弊。折

故也哉。此亦一君萬悽愴之感。人情自然不可已者。寫來楚楚動人。

武帝輪臺之詔。消前非而續漢運德。宗奉天之詔。泣三軍而復唐祚。其夫哉。悔之能成大功也。而南宋有可興

楛朽。斲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窅然空然。墮於渺茫。漫不見蹤跡。水泮則水生。塵盡則鑑澈。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弒之際。徬徨四顧。無非讐敵。塗窮勢極。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而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為。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董葛皆參朮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讐敵皆姻婭也。遷善之



之勢而無此悔呂  
公之憤慨亦宜矣

左晉侯侈趙宣子  
為政驟諫而不入  
故不競於楚宋人  
之弑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又將為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  
也遂受盟於楚

門。翻。手。可。開。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  
無。策。愚。矣。哉。

晉不競於楚宣公元年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  
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持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  
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  
其君為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  
惡於君忍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  
公之不君固眾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  
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  
踴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

揚之所以抑之一  
頓喚下節妙

反詰銳利斷鉄抑  
林父亦方今所謂  
利己主義者蓋曰  
吾主死不遠不取  
亦諸侯背叛寧取

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  
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  
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  
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怵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  
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還諸侯必以罪靈  
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  
自解以逃異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  
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後  
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  
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之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  
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己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名



而利吾國

法吏舞文巧詆林父亦不能辨解

况字大揚而字忽轉陷之穽中死活在手引喻罵殺以不意二字漾蕩筆態如舞

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密矣嗚呼莊躋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躋莊躋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為盜而歸莊躋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躋也靈公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况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鼯鼯昏出鷓鴣夜啼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安知林父之不為此耶

一君云云讀至此不覺大歎千百年歷史上免此謗者其諸幾許一喻近切每出不厭

左鄭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戰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

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岡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宣公二年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鬲宇嵬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



違命宜其為禽也  
戎昭果毅以聽之  
之謂禮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易之戮  
也

高字菟頭荀子非  
十二子篇欺惑愚  
衆高字菟頭注高  
與譎同字大也菟  
狂險之行瑣姦細  
之行

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  
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  
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  
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  
不被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  
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  
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  
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  
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  
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况國人皆知咎公必

以狂狡為學襄公  
恐附會屬疵襄公  
其學誰而然也是  
蓋假題不得其宜  
者

文意得一喻而疎  
通甚矣哉譬喻之  
不可以已也  
僖公三十年注昌  
歆昌蒲菹也韓愈

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  
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  
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  
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  
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  
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  
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  
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  
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  
之說不必異昌歆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  
俎豆於相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



送無本詩無殊皆  
昌歎孟子曾哲皆  
羊素

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  
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  
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  
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  
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  
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  
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痛舉  
楊墨一一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  
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  
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吾道累哉蓋人  
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穢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

人心皆正則何患  
邪說邪說與人心  
之不正競起爭出  
呂公談何容易所  
恃則人心之別是

偏攻之也一日既升羣陰皆伏一雨既決羣槁皆濡  
牖牖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為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宣公二年

非者畢竟不滅而  
物理亦漸明而已  
左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  
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  
事我為政與入鄭  
師故敗華元逃歸  
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  
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叔牂羊斟也合  
猶答也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  
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  
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故不可  
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  
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不至  
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  
擇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  
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



魏禧曰觀華元之羊羹趙盾之草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以壺殮免死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炙獲免於難忽微賤而不恤饑寒騎蹇自奉者可不鑒哉  
王元美曰立意温厚吐辭侃侃  
拙元意中責對念戾姿態橫生如坐巖嶂於雲中

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偕出暮則偕入險阻寒暑升降驟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

以英雄待豪傑之術施之非其人元磊落之失然逃歸不罪以鎮人心則又高矣  
孫月峰曰掉轉最靈  
華元蓋俊敏疎脫之人故能有功又能有敗

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譙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左晉趙盾侵鄭楚鬪椒救鄭曰能欲

晉趙盾侵鄭宣公二年○楚滅若敖氏宣公四年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



諸侯而惡其難乎  
遂次於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  
於楚殆將斃矣姑  
益其疾乃去之四  
年椒將攻王七月  
楚子與若敖氏戰  
於臯澣遂滅若敖  
氏  
劍楯戈戟云云茅  
鹿門曰妙喻使人  
惕然知戒有用之  
文也  
黃之宰曰順逆是  
一篇主意故步步  
轉顧

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  
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  
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  
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慾蓋有陷於  
死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  
至我以逆觀停筋於大爵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  
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  
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  
盾真畏己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  
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  
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

順境易乘逆境易  
挫唯乘焉故常陷  
於理不當然而然  
之中唯挫焉故亦  
常退於理不當然  
而然之中男兒此  
際忍耐勇決然後  
可能有為

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罵頑狠戾闔室之人  
皆畏避之出而訾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威行  
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楚人素畏  
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為  
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轅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  
者此理之不当然也理不当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  
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  
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覆  
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  
醉於黍養身日臄而死日近椒趾方顛圓靈而為人  
乃坐受仇敵之黍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刃亦愚矣向



焦滄園曰文氣渾融不愧儒者

鼓舞作興琤然玉鳴

左晉靈公不君中累趙盾士季將諫

使椒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櫨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做懼而啟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宣公二年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誓首而對曰云云猶不改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臯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數而言曰不

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輿台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爲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爭臣爲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爲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讐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爲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爲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

東萊先生注

卷三

四十三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彌明扶以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遂亡。

以上一意，以下列一意，而為盾謀者云云，一節為其樞紐，文上下分兩意者宜如此。

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麇之賊，明有嗾葵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搏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讐敵遇己，尚饒饒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讐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

鉏麇朴直可動，如靈公之虐，雖孔子必不能動。定哀季子既如彼，况靈公乎？大臣當此時，不能為伊霍，則有去而已。呂公此論姑就其常而說大臣。

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讐敵耳。若鉏麇與盾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真讐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蠲忿，寧斃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讐敵之真者，猶可孚格。况素跡君臣，暫為讐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



東坡先生力... 卷六

之德可如此且示誠敬感格之理耳

光明正大之氣象說得如畫主意全在此而非名儒不能言讀者宜反覆

經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鼻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

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  
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駟  
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衆木之性也  
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柏貫四時而柯葉  
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昧混混  
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  
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二年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昭公十九年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  
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昭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  
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  
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  
衆理自見不為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  
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輊靡常則何以爲萬世公  
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爲仲尼之言曰爲  
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  
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  
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爲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  
之惡作史者爲法而強加之盾亦爲法而勉受之耳  
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

東坡先生力... 卷六



釐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歐陽修既有名篇不可及則固矣然此篇亦歐論外自有發明不可廢也

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弑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夕與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為盾役耳使穿專弑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家何有於一匹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弑為盾而不為己明矣盾聞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為己用而陰報

補歐論所不及口吻囁絕與歐通似

歐據經直斷其大體此更酌量審決盡其情實

之也卒為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為主推及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為盾弑君盾雖欲辭弑君之名得乎既不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為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弑附之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挺有醪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劫屠剝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



楚商臣弑成王，文公元年蔡世子般弑，景公襄公三十八年。

此亦即歐論申明其理

人則不可許止設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弑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弑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為法受惡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紕漏者蓋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謂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既定從近闕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

聖人語耶

晉成公為公族宣公二年

左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剝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既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湯太甲武丁之彝典於一日間向者淫虐之法悉芟悉鋤木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諉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



東坡先生... 卷六

帝伐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  
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刑  
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  
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  
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  
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阼而始復之由  
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  
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  
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  
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  
此而他責乎况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

此篇前論理後說  
題截然兩開後世  
云云四句分明蝶  
錢

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鄭適楚齒髮老於  
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  
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邊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  
慄如吾之斬祛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  
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  
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  
以盡悼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  
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  
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為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  
固<sub>有</sub>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  
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

樓閣層層精采動  
人

車陶謨悼叙九族  
秦商鞅開阡陌破  
井田之法漢武帝  
時盛雄猛鐵唐貞  
元九年塩鉄使張  
滂奏稅茶茶稅自  
此始五代梁時劉  
守光僭竊燕地周  
德威攻取契丹乘

東坡先生... 卷六



間據營平遂至石  
敬塘割與幽燕十  
六州

左楚子至於確觀  
兵於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中豎成王定  
鼎於郊鄆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  
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  
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宣公三年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眾人之所喜而識  
者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  
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  
未歷王孫滿獨善為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  
人卷甲韜戈逡巡自郤文昭武穆鐘策不移灑水雒  
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眾人  
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

丘瓊山曰初讀疑  
迂疑酷似覺不近  
人情然徐繹之則  
真儒治國規模已  
悠然言外矣

南宋則狃寇難而  
恃王倫輩之欺詐  
呂公感慨可知  
王聖俞曰曲盡周  
家弱景  
驪龜犬戎攻幽王  
王舉火驪山諸侯  
不至厲王流于蕪  
大雅板蕩二篇皆  
刺其亂改玉改步

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  
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  
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強  
楚之凶澁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  
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為常而真  
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  
嬉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菟之釁口不誦板蕩之  
詩玩於宴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倘遇禍變庶幾儆  
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器蠻夷跋扈乃  
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污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  
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



字出定公五年傳  
禮記玉藻所載君  
大夫士之步式及  
佩玉俱有別是也  
汪伯玉曰豈獨周  
室如此列國皆然  
表世形狀如畫是  
呂公當時所目見  
噫

九九八十一一昂  
用九萬人見戰國  
策周策  
魏禧曰王孫滿辭  
義典嚴楚隱窺之  
而滿顯折之固是

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  
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徂其禍  
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  
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  
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  
日積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  
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  
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  
左欺右紹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  
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  
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

辭令一道案呂公  
論駁蓋亦有感於  
當時不務實力徒  
以辭姑息一時而  
發耳

左楚人獻龜於鄭  
靈公公子宋與子  
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  
他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  
解龜相視而笑公  
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龜公子公  
而弗與也子公怒  
深指於鼻嘗之而

偶得刀匕之劑而獲瘳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  
投死地是愈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  
孫滿卻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宣公四年鄭討幽公  
之亂宣公十年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啜之  
誤是其為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  
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  
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瘵為痞為厥為癖乎熱  
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躁為  
渴為疽為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



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  
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况君乎反  
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弑靈公十  
年子家卒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  
之棺而逐其族  
子公宋也子家  
歸生也

文言傳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

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  
稍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  
千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傲恐懼閑邪  
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  
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為戲耳  
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為愆也微矣然  
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  
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愠怒深  
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  
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傲狠將以為  
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弑逆為歸生所拒

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余又  
聞之佛國法律學  
士凡犯罪之生有  
四層第一發意第  
二決心第三謀備  
第四施行此篇三  
變之說又即實事  
而推之三說參考  
善惡之機所以可  
慎微惕厲者明矣  
魏禧曰歸生陽與  
之盈使子公定其  
書就盟所誅之以  
其書見於君而自  
請專殺之罪其可

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  
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  
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弑靈公此其心之三  
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  
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  
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  
吾不特為往者懼竊為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  
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  
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  
念必有所止而不能逞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  
知君臣不可相與為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



矣。子家以君與畜比為等級，其人可知。所以致子公之謀，且此大惡也。一發口則疑怪橫生，聽者義形於色之所能止哉。然三人三叔，文則可。左楚滅若，教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

食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深指靈公，苟稱罪薄，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宣公四年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教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

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教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為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

智識高，則智識所不能達，乃以猜忌待之，故豪傑多猜忌。猜忌有大弊，苟讀書議論者，不可不熟思也。



王元美曰、心聲不可掩、二語大得觀人之法、

唐荆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文、苛辭、特誅小人之漏網也、

茅鹿門曰、到此方點睛、構法最辣、最老、

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

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為子文後、與不為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宣公六年 ○晉敗赤狄滅潞宣公十五年

左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十五年、晉侯將伐赤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兜。者。必。非。信。明。跖。躄。者。必。非。廢。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



〔中略〕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中固其命苦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云云

俾腹書古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俾厥寶玉云云

王元美曰兩着嗚呼是誠何心感慨嘆息中揭出聖賢

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邠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林父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俘腹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中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

正意

起首反擊發主意固其常法承之而林父伯宗分別審理然後合斷其罪其聞君子云云使法家引律文者文理明快尤為切學之玉條

心字自起徹結如索之貫錢一結使讀者怡然展眉

左鄭公子曼滿與

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邪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耶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果然為之累者井耶泉耶人耶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宣公六年

左鄭公子曼滿與

卷之六

五十四



王子伯廖語欲為  
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  
豐之離非過之矣  
閉一歲鄭人殺之  
起一節分別內外  
以包括全篇萬物  
皆備於我二句是  
一篇基本

易說教行用程傳  
法比之國語說經  
法更切實明快

內閣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  
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  
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  
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歎然以其家  
為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  
家不為物所蔀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  
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  
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  
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  
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閣耳內閣日深外求  
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

齊宣梁惠有萬乘  
之國而如閭然無  
一物者皆為此也  
何得說國權

心猿意馬之狀形  
容逼真

一身如此况國乎

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  
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如腹之枵如壁之立  
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闢其戶聞其  
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覿也亦嘗聞夫子之繫  
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外  
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  
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蒙蔀塞不見其胸中之天  
而已矣有能發其蔀而還其胸中之天回翔上下四  
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闢其戶  
聞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胸中何  
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岳齊深與



豈論其小大

江海埒顧乃聞之而一無所覲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騫浮競以汨其真已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嗚呼室雖部未嘗墮也人雖無未嘗止也士也苟斂豐屋之心反其明於內則微其部而見前日之室矣闢其戶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閣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又之凶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又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覲之語以為曼滿將死之

千古亡國之禍皆做曼滿可發深省題唯至末一點作法變化

嗚呼一轉咏歎喻人恭親切室雖部二句尤可味

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宣公九年○楚子伐鄭宣公十年楚盟辰

陵鄭微事晉宣公十年楚圍鄭楚敗晉於邲

晉侯復荀林父宣公十年赤狄伐晉晉殺先

穀宣公十年晉示鄭以整宣公十年晉賞荀

林父士伯宣公十年

左宣公九年鄭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下所列皆論中摘出而非論所主所主者在孫叔敖故略舉之曰聞晉師既濟王欲選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曰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穎北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陣之譎紆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



病之告令尹改乘  
 輅而北之次于管  
 以待之中略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楚人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  
 云云  
 此篇列舉數事而  
 一筆撇開表揚主

先穀復也中行弱也宣二年會知彼也戰間首知己也厥分惡也  
 書察姦也原屏党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  
 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教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  
 作宮遜也荀之宥德掩青也宣十年蕝之滅過作非也宣  
 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行宣十五年導言也凡晉楚鄭三  
 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固稱壯  
 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飲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  
 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  
 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  
 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  
 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令不出於令

眼論之亦文中一  
 格

一部孫子概表不  
 欲戰之意戰者大  
 事萬不得已然後  
 為之主將大體在  
 乎此蓋養士卒勇  
 氣亦在乎此已戰  
 矣見機奮發如決  
 積水名將妙用亦  
 在乎此叔教文武  
 大才所以不易及  
 也呂公云獨吾君  
 之狗是尚見其一

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  
 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  
 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  
 之謀果是猶不可長况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  
 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  
 多矣累俘振凱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  
 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  
 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  
 知焉叔教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  
 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  
 至於眾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



端而已抑南宋時將相相忌爭私意而忘其君者比比皆是呂公所以致意焉歟深繹云云及嗚呼云云皆可玩味

左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平城漢高祖時嫚書呂高后時甘泉尺牘文帝時引弓匈奴傳兎能騎羊引弓左右當戶同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都尉當

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人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己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狗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欒函宣公十一年己服之民不可過求己馴之虜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宄之未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為人上者慄慄

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宇內清晏怨誹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將其葉又斧其幹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嫚書之侮尺牘之倨腥羶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羣解辮束衽猶或難之况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丐其壤焉制其條焉



戶且渠之屬，渭橋受謁，漢宣帝甘露三年。

悍則奉馴則責，凡庸情狀，痛快摘出，呂公蓋實見而言。

宋代所謂我虜其方略規模已出中

奪其璽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我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我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責乎？我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為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郤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眾狄附晉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眾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

國之上而尚我虜，鄙之欲加抑制處，置轉倒無怪乎，其遂取已滅也。

我人也，彼亦人也，尤彼而傲彼，我先為我虜，一結警策，餘勢震千秋。

左楚子為陳夏氏

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郤成子獨知馭我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眾狄，屈己而不勞彼，終得眾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眾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召我而翦剝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我虜之性，陵之則懾，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驕，固我虜性也。中國而我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宣公十一年。



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至使讓之曰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校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掉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婦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付於不可知之中疇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



勝敵則置酒忘備，而得其罪，則喜而忘哀矜，其事雖異，為輕躁小量，則

後來留侯最善得此方，然主非莊王與高帝，則必百諫百不聽，未易擬論也。

後世之士以下，反對映寫，暢首段之意，以示戒。

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螽躍鰲，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鹽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譎譎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閱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倒奔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同，則不

小器者情狀，寫來逼真，使人發一笑。然諫而獲聽，是人臣絕大喜事，不可不深戒也。

左冬，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辨申叔展，請挺明日蕭潰。

勝其喜，墮玉失為君之言方一，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公十年

以物為惠，惠之麤，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繭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



書經周書泰誓收誓皆武王伐紂時之書其武成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云云自首至尾惠守双行而下不差一步然使讀者不甚覺其板蓋以筆力之矯健

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藉獎勉政無煩泰牧二誓矣而爵之五土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肩鏹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紹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夕之期

確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凶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可謂偏矣惠守兩對貫以中而君子云云復說與前節比較可以見變化更就德宗一人證惠守之力亦見變化

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強如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輕物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輕城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默而遣之士竟為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默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



賜及犒師惟糲食  
英餒衆怒蹶而覆  
之曰聞瓊林大盈  
二庫金帛盈溢不  
如相與取之遂作  
亂  
無形有形兩立不  
偏真通儒之見  
翻跌世儒高揭孔  
門法真是仙鶴一  
聲衆禽皆鎖口

左公孫歸父會齊  
侯於穀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樂桓子  
告高宣子曰子家

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糲遽致涇原之  
變食糲尚耳况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猶足以生亂  
當其窮則無袴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  
天之難雖渾瑊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  
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  
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  
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  
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  
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

其凶乎懷於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  
謀人人亦謀己一  
國謀之何以不凶  
十八年歸父奔齊  
王聖俞曰起用莊  
語妙甚  
凌以棟曰各引一  
喻各自佳  
形容生姿態  
及詰入題固其常  
法而此篇自首揭  
聖人與歸父比前  
篇變化可見

獨為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  
居北而音南為之吟身楚而聲越莊是固情之不可解  
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  
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墮當其  
走墮未嘗知墮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  
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  
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  
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呱而  
育焉髻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  
誇語於人哉日飯稻梁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  
之饌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



三處引喻前喻悠揚中喻跌宕後喻激切層切一層映發殊妙

鍾伯敬曰詞華之樂看得與聲色較遊一樣何等高眼莊子鴟鵂嗜鼠蚶蛆甘帶注帶帶句蛇也

自起處聖人掀翻來前面無數所列者括以一物字而

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亾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鴟鵂嗜鼠即且甘帶句等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奚必悲其將亾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

二問點出樂處陳食一變見其新不覺其腐作文不可無此活手段

末更及詰鼓舞引而不發程子使學者求孔顏樂處之意說得異樣奇俊使人躍躍欲答

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即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一辭必有其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在一辭必有其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繹之

右全部一百六十有八篇卷首紀瞿二氏所說是也其數倍通行本然於左氏尚三分之一而已其故今不可考云

阪谷素識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六

終 大尾

書評註東萊博議後

**讀**

少時始作文。讀呂氏博議而喜之。學其語氣。及篇成而徐閱之。絕無精采。以謂博議之文。竟不可學也。亡友松岡欲訥亦好博議。每課生徒史論。先自作一篇。以為程式。頗用枝辭贅論。以佐其筆端。積歲月而得篇寢多。題曰學古賸議。酷肖博議文體。予讀而喜之。亦猶曩讀博議時。乃知博議之文。未必不可學。而



曩也。予之學之。未得其方矣。蓋博議之文繁  
縟。然其理皆自其學出。而予無祖謙之學。徒  
事敷衍。以取盈卷軸。宜乎予文之絕無精采  
也。夫學不博。則理不贍。理不贍。則言不文。如  
祖謙。則學博而理贍。無怪於博議之文。雖繁  
縟。而精言奧旨。往往動人。讀者不復覺其冗  
也。史曰。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  
見涯涘。其文所從來可知也。而如我欲訥。亦

於書無所不窺。尤邃於史學。常考古今理亂  
得失之迹。縱橫捭闔。有古策士之風。意之所  
至。筆亦隨之。宜乎其文之酷肖博議也。有祖  
謙之學。而後博議可作。有欲訥之學。而後贍  
議可作。苟無其學。而徒學其文。則吾恐學者  
之蹈予轍矣。坊刻博議。甚乏善本。阪谷子絢  
得清人瞿氏校本。加評注。施訓點。以嘉惠後  
學。刻成見示。乃錄卷末。以質之於子絢。想數



年前子綯為欲訥序賸議而行之於世。夫必不河漢予言也。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

土佐 細川潤撰



鼎山原田機一書

評汪東萊博議跋  
汪時既并席山以能文鳴于  
山陽其授徒已背誦東萊博  
議為先余聞之試讀博議條  
理井然灑度分明於是每佐  
文必先背誦壹過然後下  
又之知有所得者厥後有口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  
問伯文之方必舉此以答之  
頃友人版旨朗廬評注博議  
以便初學蓋先獲我心者狀  
博議之為文專為初學不易  
人之灑而已苟欲究出文之  
深奧非自唐宋以家翹周秦  
諸子則不可余又聞出帝山

少壯家貧躬服薪春之勞嘗  
曰吾誦離騷弋遍米乃百矣  
朕則帝山之文亦得之周秦  
可知也其授徒以博議者特  
為人門軌途耳頗朗廬之意  
亦不外于此初學能由此而  
進則其無樂歟



東京府立印刷局

明治己卯臘月

亦末二松學人三島毅撰

蒸火門陣益其

有味之其

烟烟肅春洞西川元讓書

自魯龍鯽鯉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版權免許

評註并  
訓點者

出版人

同

岡山縣士族

阪谷素

東京小石川區春日町  
四十九番地

東京府平民

坂上半七

同 日本橋區兵服町  
十二番地

同

吉川半七

同 京橋區南傳馬町  
一丁目十二番地





開元十二年五月六日

大阪

發

西京

名護屋

甲府

東京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佐々木總四郎

片野東四郎

内藤傳右衛門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書

肆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水野慶次郎

山口藤兵衛

須原鐵二

東生龜次郎

長野龜七



